

我們的存在

是一個永恆的奇異

李台斌

醫學與文學乍看之下，雖為二門迥然不同的學問，然而在宇宙哲學觀下探討，則兩者真有些剪不斷，理還亂的聯繫。

首先就自然性的宇宙而言：生物經過了千萬年來的災變，在物競天擇嚴厲的淘汰下，仍舊孳生不息；就地球而言，不管在炙熱的死谷或是冰天雪地的南北極，都有著生命的火花閃耀著，再再聲明了他們生存的決心。尤以人類得天獨厚；為萬物之靈。生存是大自然賦於生物界至高無上的權力，每個生命都可合理又合法的存在。於是，生命的奧秘藉著文學而得以受人們的膜拜，謳歌；藉著自然科學醫學得窺其終始。的確，生命誠可貴，在古今中外的書籍裏，總是帶有濃厚對生命歌頌的色彩；自生命之掙扎至生命之昇華，仰仗著文學的力量，偉大的人類生命得之延續，轟轟烈烈的人類奮鬥史，永垂不朽。但是

今日之人類非但是使個已發光發熱，更造就了人類全體的生命。這不僅是生物進化之故，醫學昌明，一日千里，更有其不可磨滅之功。健全的身體一切活動的基礎，精湛的醫學更是人類生命的保障。於是醫師們擔當起大任，他們不但須有淵博的醫學知識，救人濟世的胸襟，更須有敬業樂群的涵養，才不致於沾辱了醫學的聖門。醫學為生命之嫻姆，尊重醫學就等於尊重生命，而生命之絢麗，生命之舞，又非文學之助不可。

其次，就人際性的社會而言：所謂的社會大都以「人」而定；雖說文學是一個無定義名詞，其範圍之廣，舉凡戲劇、小說、詩歌、散文皆是也。但是分門別類的研究，總見其出發點為人類，生命而讚揚，最終點對人類，生命而讚揚，其中之經過不外乎是人類生命之四部



曲：生、老、病、死的大集合，細分則一切活動皆囊括於其中：感情、理智、知覺、社交、……等等。更隨著人類之文明進步，文學的創作，層出不窮。就如今日台北市而言，書局林立，書籍滿目，不難看出在二十世紀末，思想潮流的沖擊下，文學得之大放異彩。人們的社會觀、價值觀，雖因時間、空間而變更不少，更重要的因為「人」的重要性，日見顯著，人的問題造成文學的浪潮，現在的文學以「人」為中心更見時靡。再說偉大的文學家何以產生呢？誰說不是補償作用，昇華作用所導致的。我們研究他們的心理狀態；和其作品，融會貫通，才是真正的收穫。為何人們會偏激、悲觀、自卑……呢？根據醫學和心理學的息息相關，我們由生理追查至心理，再由心理延伸至生理，相互引証。若說每個醫生多多少少是個心理學家也不為過。醫學亦隨人之重要性跟著提高，今日之醫學乃是一種社會性的人文與自然科學。為解決人們生、老、病、死的苦難而設，更為增進人類的幸福而興



。所以，醫學生非單使個人生命得以有保障，更使得整個人群有風雨同舟，相互為生的情懷，使人類社會在醫學的支持下，穩定平和的向前邁進。

通過無窮的生命，文學和醫學相連；經由獨特的人類醫學和文學得以光大。雖然醫學和文學同樣地對人類生命作功，但是兩者之加速度，力的方向有點出入。醫

學之於生命是真實具體的，對於人類是直接的；而文學之於生命則是抽象空洞的，對於人類是間接的。人生猶如一塊畫布，人若為顏料，醫學為調和顏料的溶劑，文學則為呈現出的感受。醫學是一門艱深的科學，也是一項靈活的文藝，端視人之所為如何。三者合為一體，則庶幾乎達至真、善、美的最高意境。



第一部份 生平

一八二一年，冬天吧！有個小孩出生在莫斯科的貧民醫院，像大多數人一樣，我們自然不可期待他會有什麼驚人的不平凡，這話誠然不錯，任何人只要瞧著他那稀疏的眉毛下的一雙小小的灰色眼睛即可直截的斷定不會有看他第二眼的需要的了，然而當時我們永遠不會知道，以後由於這張庸拙的面孔，卻如何震撼了人類的靈知，並且無可理喻的剝奪了多少永遠是矜傲和倔強的眼淚呢。至於我們這位幼小的主角有無具有那種「語驚四座」的「風華的、灑脫的」聰明呢？不幸地，而且卻又是幸運地，我們的主角只擁有沉默的一種近乎天才的容納力——關於這一層，以後我們將會發現：也許對於杜斯妥耶夫斯基而言，「吸收」的能力遠比「某種天才」還要重要。

幼年時代的杜斯妥耶夫斯基就這樣的在一間狹窄擁擠、並且充滿了嚴肅的宗教氣氛的家庭裏，還算幸福的（雖則是多麼沉悶束縛）渡過了。十六歲那年，由於命運的播弄，杜氏失去了母親，然而這只是一個開始，引導杜斯

靈魂的挖掘者

費奧多米開洛維奇

杜思妥也夫斯基

楊舜清

妥耶夫斯基更本能地體驗到無情的人生的則是他父親的遭受謀殺——這位古怪的名義貴族，具有一種只能由上帝裁判是非的殘暴易怒的本質，而且類似所有敗德的典型一般，甚至於當著女兒們的窺視之下把情婦帶回房間，實行一

